



乘风而起 奔赴山海

◎ 张乾斌

前段时间,《神华能源报》征集微距摄影作品。趁着带孩子外出活动,我俯身低头,在镜头里搜寻微小景致。次第绽放的繁花、穿梭采蜜的蜜蜂、阳光下通透鲜亮的枝叶,每一帧画面鲜活生动,但细细品味,总觉得缺少直击人心的力量。直到偶遇一株蒲公英,我用镜头定格下了动人的生命姿态。

那朵蒲公英已然完全舒展,花茎微微弯折,像一位饱经风霜的母亲。种盘宛如摊开的手掌,掌心托着五六粒迟迟不愿离去的种子,种盘边缘的绿意慢慢泛黄枯萎,不复盛放时的饱满繁茂。初见之时,我将这张照片命名《残絮待风》,字里行间满是岁月沉淀的落寞与寒凉。后来一位老师看过照片,将其改为《待风飞翔》。仅仅两字之差,便褪去萧瑟悲凉,生出无限期许与向上的力量。

无论是“残絮待风”还是“待风飞翔”,我们心底始终有着一份笃定:终会有一阵清风吹来,托起细小的种子,挣脱母体,奔赴辽阔天地。脱离、乘风、远行,是写在蒲公英基因里的使命,是草木与生俱来的天性;向善、向好、向阳,则是根植于我心中永不熄灭的热忱与向往。这份关于风与远行的感悟,在我走进闽宁大地时,得到了真切印证。

今年恰逢闽宁协作 30 周年,我有幸踏上这片被山海情滋养的土地,亲眼见证这场跨越千里、历时三十载的人间巨变。车行路上,昔日戈壁荒滩的苍凉早已不见踪影,

整齐雅致的民居院落、四通八达的平坦道路、错落分布的产业园区映入眼帘。道路两旁草木葱郁,市井烟火氤氲,处处是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景象。

同行同事望着窗外日新月异的风光轻声发问:“他们搬迁过来多少年了?”我脱口而出:“30 年。”他满脸诧异:“不可能吧? 30 年怎能从贫瘠戈壁变成这般模样。”

那一刻,我也不由心生疑惑。已近不惑之年的我,总觉得闽宁协作的故事已是遥远的往事。立刻翻查资料核对,白纸黑字清晰记录:自 1996 年闽宁协作战略落地,至今恰好三十载。30 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瞬,却在贺兰山下书写了一段移民搬迁、苦尽甘来的励志篇章。

30 年前,一场山海之约、一阵时代长风,唤醒了沉寂千年的黄土戈壁。彼时的西海固群山阻隔、土地贫瘠、十年九旱,破败土房依山而建,山路崎岖难行。世代栖居于此的乡亲守着薄田,困在大山之中,长年难以维持基本温饱。易地搬迁政策落地,闽宁协作的春风吹进深山,无数百姓迎来一生中艰难的抉择:一边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是祖辈安息的根脉、是难以割舍的乡愁;另一边是摆脱贫困、向阳而生的希望,是子孙后代崭新的未来。

没有人愿意轻易告别故土,但淳朴的乡亲们心里明白,固守贫瘠,只会一代又一代困在原地。千千万万西海固儿女

怀揣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藏起离乡的不舍,放下对故土的眷恋,迎着时代长风,背起行囊走出大山。他们告别潮湿昏暗的土窑洞、泥泞颠簸的黄土路,告别靠天吃饭、收成微薄的苦日子,来到贺兰山下的戈壁滩,安家落户、谋求生计。

从土窑到砖房小院,从闭塞深山到宜居小镇,从听天由命到产业富民。30 年风雨兼程,宁夏 80 余万群众彻底摆脱绝对贫困。眼前的繁华并非与生俱来,移民之初,这里依旧是茫茫荒漠。依托政策扶持、闽宁两地携手帮扶,加之群众日复一日艰苦奋斗,一座宜居宜业的新型村镇拔地而起,成为东西协作、迈向共同富裕的示范高地。如今,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千元增长至两万元以上,曾经荒芜的土地培育出菌草、葡萄、特色养殖等富民产业。千里山海同心携手,铸就东西部协作的时代奇迹。

从闽宁归来后,我偶然看到一则博主重访西海固废弃古村的视频,新旧光景强烈碰撞,令我感慨万千。镜头里,昔日村落只剩断壁残垣,荒草淹没老屋。远远望去,恰似送走所有种子、日渐枯萎的蒲公英。此地景象与蓬勃兴盛的闽宁镇恍若两个世界。拍摄途中,一位老人走入镜头。他说,“村子鼎盛时有 300 多人,如今只剩自家四口。”当年全村整体搬迁,老人因眷恋故土、心存顾虑选择留守。短短半小时交谈,他四次提起:“这地方是块好地方,就是缺水。”浓浓乡愁,溢于言表。

依托各项惠民政策,老人如今生活倒也安稳,土房换成砖瓦房,自来水替代蓄水窖。也许是长期人少的缘故,老人格外热情、健谈,细细品味,却藏着难以言说的遗憾。面对这股时代浪潮,人们做出了两种不同选择:有人顺势出发、奔赴远方,改写个人与家族命运;有人选择留守故土,固守熟悉的家园。

归途之中,我特意绕道前去寻访,满心以为种子早已乘风远行,眼前景象却出乎我意料:几粒种子依旧静静依偎在种盘上,迟迟没有启航。我豁然懂了,也许它们恰似那位留守故土的老人,不打算离开母亲、离开故土,也许它们还在等更大的风,更适合自己的风。我突然意识到,远行与停留都是生命的选择:一部分种子随风远航,去远方寻觅沃土;一部分选择原地停留,扎根故土孕育新生。

所谓长风,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幸运,而是人心向阳、不甘沉寂的内生动力,是奋力向上生长的本心,是时代向前、家国托举的时代机遇,是惠及万千百姓的政策春风。

大风起兮,乘风而上,方能扶摇万里。人生在世,难得的不是安于现状,而是风起之时,敢于抉择、勇于奔赴。回望闽宁镇 30 年蝶变,那些走出大山的人紧握时代机遇,借着山海协作的东风,奋力打拼,挣脱贫困枷锁,实现命运蜕变。无数普通人的奔赴与坚守汇聚在一起,凝聚成山海协作的磅礴力量,造就共同富裕的人间奇迹。

(作者单位:宁夏龙源新能源公司)

瓦檐间的秋思

◎ 于春林



立秋过后,每一缕风都带着草木成熟的气息,每一场迟来的雨都盛满万物的离愁,秋风里也裹挟着游子对故乡的思念。秋草有意,万物有情,更何况是人呢?

秋日,我和家人一同回老家祭祖,再度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路旁的狗尾草在风中摇曳,仿佛在殷勤地招呼我的到来,植株几乎高过了老屋的门槛,静静伫立在秋阳下。秋,虽然褪去了往日的葱茏绿意,却孕育着五谷的成熟,于静谧安然之中积蓄力量。

老屋近在咫尺。一夜秋雨过后,老屋的瓦檐上还留存着晶莹的雨珠,紧紧地依附在瓦片之上,泛着清亮的光。深灰色的瓦面上铺着稀疏的青苔,毛茸茸,泛着绿意,全然不见秋日的萧瑟。我还惊讶地发现,翘起的瓦檐下竟绽开几朵小白花。虽只有两两根茎秆,却格外醒目。想来是瓦檐遮蔽秋风、挡住烈日,小花才得以顽强挺立。时值百花渐次凋零的秋日,这几簇小花格外动人,似还留存着夏日余韵,漾出勃勃生机。这便是老屋动人的生命力,也是令我魂牵梦萦、专程前来探望的缘故。

老屋还在,瓦檐上的青苔还在,那不知名的小花还努力地盛开着,而老屋的主人早已没了踪影。

我深情地凝望着那小花,仿佛父亲、母亲的音容笑貌犹存。渐渐地我的视线模糊了,泪水浸湿双眼,嘴角泛起一丝咸涩。我走进老屋,抚摸着老屋斑驳的土墙。老屋里虽然萦绕着淡淡的霉味,但在我看来却那么亲切。我翕动着鼻翼,体味这份绵长悠远的旧气息;靠近窗边的墙壁上还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镰刀,它静静地贴着粗糙的土墙,承载着岁月的厚重,那是父亲生前最爱的一把镰刀,它收割的不仅是父亲那个年代的期许,也收割过艰苦年月里的收成。父亲走了,这把镰刀却留了下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我握住这镰刀柄,仿佛握住了镌刻在心底的生命年轮,那是父辈留给我的精神馈赠与生命力量。

我的脚步停留在老屋的每一个角落,眼里满是昨日的回忆。母亲的气息仿佛还飘散在老屋里,灶台上的大铁锅里熬煮着高粱米饭,那熟悉的米香味氤氲而来,我仿佛听到母亲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此刻,我多想喊一句:“妈,我饿了!”可我的喉咙好像被堵住一般发不出半点声响,泪水再次打湿了我的衣襟。

瓦檐间绽放的小花,便是秋日种在我心底的希望。纵使秋意渐浓,这份念想,也会长久留在我的心底。我徘徊在老屋的房前屋后,静静地打量着它。老屋给予我的是美好的念想,即使是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藏着父母的牵挂,也藏着我对老屋的想念。

听堂哥说,村上有了改造老旧危房的计划,老屋被纳入改造范围。这本该是一件好事,但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老屋一旦翻新,岁月的痕迹再难找寻,瓦檐间独有的秋韵也会不复存在。但同行的女儿一句话点醒了我:“爸,你应该高兴啊,这是政府惠民的举措。老屋变成新居,您退休后我们还可以陪您回来小住,也不用担心房屋安全隐患,这正是老屋崭新的未来。”

我听着女儿的话,心里有了一份期许,对我退休后就回来居住,与老屋一道静享秋日时光。



秋夜望月

◎ 王姣月

一转眼,夏天成了故事,秋天便成了风景。

秋夜总带着浅浅凉意,晚风掠过,不经意间便会打个喷嚏,恍惚间,仿佛有人在遥遥思念。清风徐徐拂过窗棂,皎洁的月光悄无声息漫洒在窗沿,我的心也随之变得澄澈明净,卸下一身防备,归于平和。月本皎洁,我亦明净;月本无心,我亦无扰。此时此刻,我仿佛与这一轮明月相融为一体,世间喧嚣尽数远去,眼底所见,皆是清辉光明。

秋天的月带着人间温情。晚风轻柔,月色静谧,万千心绪不必诉诸笔墨,只在这月色里,便可体悟这份独有的妙境。

每年中秋之夜,处处皆是望月的热闹。朋友圈里满是月色剪影,现代科技让赏月变得便捷,却少了几分古人的浪漫诗意。《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良宵,富贵人家搭设亭台,寻常百姓争赴酒楼玩月,笙歌沸天,夜市喧嚣,通宵不息。刘禹锡亦写下“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千百年光阴流转,我们仰望的,仍是同一轮明月。古人执杯望月,白衣临风,那些悲欢喜乐,早已湮没在岁月长河。可月光亘古不变,跨越时空,让古今之人,得以在月色之下遥遥相望,心意相通。

今夜月色澄澈,我披衣临窗,隔着纱窗凝望天边圆月。恍惚间,似望见千年前的烟火人间,听见古时的欢声笑语,心底漾起一片温暖的光亮。明月本无瑕,圆缺是月的际遇,悲欢是人间的故事。世事更迭,人世浮沉,可这轮皓月,依旧皎洁如初,静静照拂世间万物。

明月无言,洒落清辉,历经亘古岁月,依旧保有最初的纯粹。世人皆盼“千里共婵娟”,世间也难免有人月下独思。但千江有水千江月,万千江河,映出万千月色,源头却都是天上那一轮明月的光芒。月亮本无心意,却包容人间所有的欢喜与怅然。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只是千年的孤影,更是古人寄情于月的豁达。月色自顾圆满,不问人间离合。月圆月缺本是寻常,人海聚散亦是常态。纵然有故人远去、往事萦怀,那些遗憾与怅惘,也都可以交由月光温柔安放。

望着明月,记忆缓缓漫上心头。想起儿时故乡的月夜,夜空澄澈明净,一轮银盘似的圆月悬于树梢,清辉铺满整片打麦场。场地上铺着一张张凉席,大人们闲坐闲谈,有人已安然入眠,孩童嬉闹追逐,抛起凉鞋追逐打闹。那样纯粹鲜活的旧时光,是心底珍贵的珍藏。故乡与岁月虽无法折返,但美好的记忆从未消散,只是藏于心底深处。

同是一轮明月,人间岁岁不同。月光如水,拂过岁月起落。离别有遗憾,相守亦有取舍,在辗转徘徊之间,时光缓缓向前。纵然新凉浸衣,相思染鬓,时光磨去年少锋芒,终究会归于安然沉静,就像今夜的月光,静静洒落床榻。

我愿静静沐浴在这清辉之中,安然入梦,不忍惊扰这一片无忧月色。月亮是人间散客,亦是人间清乐。我踏着月色而来,心怀滚烫的期许。天上月圆,人间月半。遥望他乡月色,举杯寄怀: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纵使人间有万般际遇,我仍心怀热爱,与这轮明月一道,奔赴岁岁年年。

(作者单位:包神铁路神朔公司)

诗四首

◎ 范芳玲

登岳感怀

佛乐悠悠清客耳,登临岱顶感怀生。
穿云崖壁擎天立,滴翠松林驾壑横。
石刻碑文题圣迹,秦皇汉武抱虚名。
人如草芥终为土,何比青山永不更。

感咏黄河

奔腾万里自云天,浊浪滔滔漱石穿。
塞上黄沙埋野冢,汉中霜月照荒阡。
空怜百代乾坤事,谁见昔时烽火烟。
唯有长河思不止,东流到海几千年。

长城叹歌

高墙脚下千秋骨,化作苍松戍守山。
汉武威名扬异域,秦皇伟业耀尘寰。
若非明末彤廷暗,何致当年碧血殷。
成祖雄风如有继,清军谁敢入榆关。

客行江上

浩渺烟波载客舟,猿啼两岸几时休。
三千里路风和雨,二十年来春复秋。
明月长牵频入梦,青丝半染不禁愁。
古今多少离人泪,洒落清江逐水流。

(作者单位:山东蓬莱公司)

矿山秋歌

◎ 张文颖

这是一首
属于矿山的秋之歌
在我心间 年复一年反复吟唱

矿山的每个早晨
太阳刚露出红红的笑脸
啾啾鸟鸣 已在秋枝嬉戏
一簇簇不知名的山间小花
尽情渲染着天际的朝霞
蓬勃的绿藤
沐浴在秋风之中
畅想着明日的火红

这是矿山秋的晨曲
承载大地丰收的喜悦
舒展矿工理想的翅膀
把爱的疆界缀满馥郁花香

无数次我登高远眺
无数次我放飞思绪
让阑珊诗意越过心底
去感受秋的美丽
去追寻秋天那沉甸甸的梦想

这就是矿山的秋韵
化作一幅幅水墨画
秋天在盈水的双眸中
从稚嫩春天
一步步走向成熟

矿山的秋天
伴我放声歌唱
无论在寂静的远古森林
魂牵梦萦的雪域高原
还是明月初照的深夜
我都会把秋的印迹
烙入青春的记忆
融入奔涌的血脉

矿山的秋天
唯美的景致
它是秋天的歌
成熟中的画境
美在我心里
美在我每日归家的路上

(作者单位:平庄煤业锡林河公司)

有海的地方

◎ 王泽民



一直以来
喜欢有海的地方
放牧心底的潮汐
仿佛只有风与浪
才能舒展我被岁月捆紧的胸膛
辽阔是我的解药
可谁肯咽下它的咸涩
我却用它腌渍
那些难以下咽的日子
有海的地方
也有被暗涌咬住的思绪
有些远方从未准备靠岸
如浪花在流浪
而我 多想是这浩渺的一隅

(作者单位:宁夏煤业运销公司)